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第1期）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复旦大学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1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第 1 期

2015 年 1 月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季刊》编委，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世事如棋局局新—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英文研究报告《中美之间：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合著《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译著《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咨询，承担外交部委托研究课题，应邀参加外交部专家会议，率领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出国调研。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它们的互动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本报告要探讨的是，2014年再平衡战略取得了哪些最新的进展，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了哪些不利的影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该如何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

2014年，美国虽然受到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突起的牵制，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仍在向前推进，对地区安全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继续致力于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美关系在上半年经历了激烈的摩擦后，在下半年重回正轨，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北京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可以预期的是，奥巴马在任期剩下的两年里将会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也需要把一个合作稳定的对华关系作为其外交遗产的一部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继续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对中国来说，如何化解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负面效

应，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是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

一年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1 年秋正式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多管齐下、相互配合的设计，包括了外交、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¹但是，就 2014 年而言，该战略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经济上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未能结束，进展有限，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一年来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实施的情况。

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美日同盟向来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近年来，美国一直谋求在再平衡战略的框架下强化美日安全合作，推动日本采取更加积极的安全政策，让日本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以更好地配合美国的亚太布局。2013 年 10 月，美日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谈提出，要建立“更平衡而有效”的同盟关系，两国军队之间要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修改 1997 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加强两国在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合作。²实际上，美国希望通过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加强美日在反潜和导弹防御等方面的联合作战能力。而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首先必须

摆脱现行宪法对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因此，美国积极鼓励、敦促安倍政府突破集体自卫权的禁区。2014年4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之前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表示，赞赏安倍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努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安倍政府不顾国内的反对声音，于7月1日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铺平了道路。在此背景下，《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的步伐加快，并于10月8日出台了中期报告。报告披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一系列重要调整：在空间上，美日防卫合作从日本周边扩展到全球；在时间上，实现从“平时”到“紧急事态”的无缝衔接；在内容上，增加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合作。由此可见，此次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将大大提升美日安全合作的水平。

由于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东南亚，因此美军近年来一直谋求扩大在东南亚的存在。鉴于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又在南海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美军尤其希望扩大在菲的军事存在。从2013年8月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就扩大美在菲军事存在展开多轮谈判，最终在2014年4月28日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当天，达成了为期十年的《加强军事合作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军可更广泛地使用菲方一些指定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机场和港口；美军有权在这些地方新建设施，

但一旦撤出，新建设施将归属菲方；美军可在这些地方部署装备、战机和军舰；美军在菲没有永久军事基地。这是 1991 年菲参议院废除菲美军事基地协定、美方被迫关闭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以来，美国首次获得这样的许可。这份协议为美军今后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提升美菲安全合作提供了便利。

介入东亚的海上争端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另一个抓手。2014 年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介入的力度在增大。2014 年 4 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之前和在日期间，均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公开做此表态。虽然这并不是美方第一次阐明这一立场，而且奥巴马这一表态也有换取日方在 TPP 谈判上对美做出让步的考虑，但首次由美国总统作此表态表明，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挺日”的决心在增大。与此同时，美国更积极地介入南海问题。2013 年 12 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奥巴马政府得出结论，中方下一步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为了阻止中方采取其预期的这一行动，美方官员在 2014 年初密集表态表达美方的反对立场，并公开质疑中方的九段线权利主张。另一方面，美国则在南海争端中积极地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 2014 年 3 月中菲仁爱礁对峙期间，美国的海空力量试图策应菲律宾。奥巴马在 4 月访问菲律宾期间表

示，支持菲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庭。5月初，中国“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开始在西沙中建岛附近海域进行钻探作业，遭到越南强力干扰和反对，中越在南海激烈对峙，中越关系趋紧。在此情况下，美国力挺越南。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uchs)则借出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南海局势与美国政策”研讨会之机，提出对南海争端各方冻结南海特定行动的 3 项建议，包括各方不再夺取岛礁与设立前哨站、不改变地形地貌现状与限制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等，³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不满足于为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博弈摇旗呐喊，而要直接介入，为南海问题定规则。

再平衡战略的另一个抓手是扩大和强化美国的“盟友+伙伴”网络，包括促进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间的合作以及美国及其盟友与安全伙伴的合作。2014年11月16日，美日澳三国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举行首脑会谈，这是继2007年之后三国首脑会谈再次登台。三国领导人一方面针对东亚的海上争端呼吁依据国际法解决争端、确保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宣誓要进一步深化三国间业已牢固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加强海上安全能力建设。在此之前，日本和澳大利亚已就日方向澳大利亚转让潜艇技术、提升澳潜艇部队能力达成协议。实际上，在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背

景下，美日澳三边合作越来越关注南海和连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域，并形成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关注东海、澳大利亚关注南海以及印度洋的分工。

在美国再平衡战略背景下推出的“印太战略”中，印度被视作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后，奥巴马政府继续谋求加强美印关系。2014年9月底，莫迪访问美国，两国决定将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延长10年，加大政治军事对话，探讨包括出口许可、防务合作、战略合作在内的各种问题。双方还举行了防务贸易和技术倡议框架下第一次对话，同意成立工作组尽快审核评估特定项目和技术，帮助印度提高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两国还决定加大海上安全合作，美方将与印度海军探索有关技术合作。

在美国的地区“盟友+伙伴”网络中，日本发挥着“次轴心”的作用。它不仅积极开展与美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也在活跃地推进与印度、菲律宾、越南的安全合作。2014年1月，安倍访问印度期间，日印双方确认要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7月下旬，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了美印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的“马拉巴尔”年度军事演习，此举旨在加强三国海军的协同能力。9月初，莫迪访问日本，日印双方决定将原来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特别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定期举行日本海上

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联合军演，并考虑建立双边外交与防务部长（2+2）磋商机制。鉴于菲律宾和越南都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争端，日本为了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牵制中国，积极向菲、越两国提供支持。2014年6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在与安倍举行的会谈中，双方指责中国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一致同意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安保合作。日方同时表示支持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请国际仲裁，并将向菲律宾新提供10艘海上巡逻舰艇。8月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越南期间宣布，日方决定向越南提供包括6艘渔业船舶在内的援助“大礼包”，以推动两国海上安全领域合作。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和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演。报道称，此次军演主要针对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纷争，旨在加强菲美日三国海军军事协作能力。在中越就中国在西沙水域进行石油勘探发生冲突期间，日本一直为越南撑腰打气，攻击中国。

作为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也在积极提升其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加强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2014年，美国继续升级其在本地区的军事资产，包括部署先进的战斗机、巡逻机、直升机以及海军舰只。美军从10月开始在日本组装新的反导雷达系统，并在本年度启动列装。该系统能发现4000公里外的弹道导弹，并进行追踪和准确判断弹头的真

伪，中国、朝鲜是其主要目标。9月，美国单独举行了“勇敢之盾”海空联合演习，而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是此次演习重点演练、验证的科目。据报道，按照美军关于空海一体战的计划，美军将从致盲中国卫星、瘫痪网络开始，然后利用海空优势摧毁中国的武器平台。⁴从空海一体战被采用为美军的作战原则到付诸军事演习，表明美军在空海一体战的准备上取得了扎实的进展。11月，美日举行“利剑”联合军演，美国空军派遣最先进的隐形战机F-22参演，并首次由F-22和F-35两款隐形战机进行空战训练，旨在强化对中国的“威慑”。⁵

总体而言，2014年美国通过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深化与盟国和伙伴的安全合作，巩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友+伙伴”网络，对东亚海上争端尤其是南海争端的介入更加直接、力度更大，也强化了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军事态势。

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首先，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长期以来，美国在本地区的主要安全安排是双边同盟。在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安全挑战更加复杂多元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推动“同盟+伙伴”网络的构建，来强化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

管控能力。在美国的推动下，盟国的地区盟友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及其盟友与地区安全伙伴的安全联系也不断加深，这样就实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的“轮毂+轮辐”的安全架构向以美国为中心的网络状安全架构的转变。与传统的安全架构相比，新的安全架构覆盖面更广，力量资源的协调能力更强，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显著提升。鉴于中国并不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的成员，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的扩展和强化使中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也削弱了中国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

其次，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就是要应对中国力量的上升所带来的挑战，因此中国是该战略的主要目标。事实上，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的安全合作带有很强的中国指向性。这些合作的增强意味着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中国的安全环境面临更多挑战。同时，在中国随着自身力量和战略主动性上升而不断拓展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背景下，美国拉拢一些重要的地区成员来牵制和压制中国，使得中国在推进地区利益目标方面受到了更大的掣肘。

第三，美国积极插手东海和南海争端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一直声称对有关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

不持立场。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方承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并强调该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样美国就采取了原则上中立而实际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是依据《美菲安保条约》积极支持菲律宾，从地缘政治需要出发支持并非美国盟友但被视为其安全伙伴的越南。美国以履行同盟义务、关心南海航行自由以及该地区和平稳定的借口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使得这些由来已久的争端变得不仅仅是中国和邻国的海上纠葛，也成为中美在西太平洋战略角逐的焦点。不仅如此，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在这些争端中采取更加强硬甚至挑衅性的立场，使得这些争端更加激烈、更难以得到管控，发生冲突的风险大大上升。

第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增大了中国在本地区面临的战略风险。尽管美国官方一直否认该战略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中国的，但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军事活动和军事准备看，特别是从空海一体战的推进看，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亚太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中美在亚太的战略角逐和对峙有愈演愈烈之势，两国在亚太发生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上升，而美国舰机高频率的对华海空抵近侦察也增加了中美两军在中国近海和近空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另一方面，日本保守右倾的安倍政府在美国的推动和鼓励下，解禁集体自卫

权，采取更加活跃的安全政策，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加剧了中日战略对抗，中日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钓鱼岛争端引发中日局部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增大。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再平衡战略存在的两个限度。一是制华的限度。再平衡战略的要旨是谋求平衡和牵制中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上升，在某些领域和方向上其对华制衡态势具有一定的进攻性，以海空一体战为代表的军事布局增加了对华军事压力，但鉴于美国力量相对下降、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大背景，鉴于其战略资源减少的现实，也鉴于中美经贸利益的高度相互依存，美国难以实施全面对抗的对华战略，制华主要着眼于“防范、制衡、塑造”。实际上，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奥巴马政府一面推进再平衡战略，一面也试图发展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尽管一段时期中美在亚太的摩擦上升，但华盛顿没有与中国发生重大冲突、使对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的政治意愿。奥巴马一再表示美国无意对抗中国、遏制中国，不仅仅是外交姿态，也旨在澄清其对华政策的底线。⁶

第二是对盟国提供支持的限度。为了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需要与盟友开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因此美国更直接、更积极地介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以换取日本和菲

律宾更好地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但是，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的激化，发生冲突的风险上升。对华盛顿来说，最理想的局面是利用这些争端牵制中国、调动盟友，但又要避免发生严重冲突而将美国拖进去，因为让美国为了钓鱼岛或南海岛礁而与中国交战并不真正符合其国家利益。在此情况下，美国敦促中日两国在东海加强危机管控，表态支持菲律宾以外交方式寻求国际仲裁解决与中国的纷争，就是这种“避险”策略的运用。这表明了美国在中日、中菲海上争端中对盟友支持的限度。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对华政策向来有两个视角，一是从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来考虑，二是从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的角度考虑。前者往往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后者则主张要更加重视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国的作用。⁷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是从中国的重要性的视角来设计对华政策的，因而比较注重推进对华关系。但是从 2010 年开始，奥巴马政府更多地从亚太地区的角度处理对华关系，2011 年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出台后，其对华政策基本上被置于亚太政策的框架之下。

中方在再平衡战略出台后不久就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毫无疑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

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图，是要在中国力量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增长、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大背景下，确保中美之间对话大于对抗、合作多于竞争、总体关系稳定，特别是在两国利益广泛交集的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图，就是要制衡力量和影响力快速上升的中国，确保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摩擦增加，战略竞争态势突出。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中美在亚太的冲突，危及双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只能重蹈传统的大国竞争与冲突的覆辙。

妨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因素不仅存在于政策层面，也存在于相互认知和国际政治思维层面。当前美国政界和战略界对中国持有很多很深的疑虑。一是怀疑中方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是要用这一概念框架诱导美国接受中国对其“核心利益”的界定，在亚太地区确立中国的势力范围，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二是怀疑中美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中国新的领导层在处理海上争端问题上显示出强硬姿态，中国军方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似乎在增大，中国现在更加注重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⁸中国方面则

认为，美国对中方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缺乏真正的兴趣，只是偶尔在口头上敷衍一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保持美国在亚太的霸主地位；美国对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越来越敏感，美国国会迟迟不肯完成对 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执董会改革方案的国内审批，奥巴马政府竭力阻挠中国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方案，这些都表明美国是以零和而非共赢的思维处理对华关系的。

中美在国际政治思维上也大相径庭。中国的崛起是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加速发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更容易接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也在有意识地汲取历史上一些大国所犯的战略错误，真诚地希望走一条新型大国之路。美国则不然。美国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跃居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其权力结构的。华盛顿的战略思维更注重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权力竞争，重视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力，习惯于以零和思维看待其他大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思维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外交政策的差异，增加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

另一方面，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存在有利条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使得美国必须越来越借助中国以实

现其国家利益目标，无论是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应对国际和全球挑战，美国必须更多地谋求中国的合作。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扩大与中国合作的范围，提升合作的质量，这反映了美国的现实需要。虽然美国对华防范在增强，但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外交或军事上的严重冲突与对抗，因为那样对美国来说代价太高，风险太大。正因为如此，美国一面加强对华战略防范和牵制，一面又强调要管控摩擦和分歧。⁹此外，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自信心和外交主动性的增强，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引导力、管控力，这有助于中美关系沿着更具有建设性、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从 2014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看，一方面两国在海上争端和网络安全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甚至对抗，反映了中美矛盾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北京的会晤又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正能量，两国在发展两军关系、应对气候变化、签证等方面达成的共识凸显了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奥巴马本人也逐渐对中美关系形成了比较务实的看法，他认为中美关系可以有所作为，两国可以建立双赢的关系，中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但可以管控。¹⁰鉴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只剩两年，已进入考虑政治遗产的阶段，一个合作、稳定的对华关系将是其外交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因此，尽管奥巴马任期内将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中美关系也有相当的发展空间，这将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中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找到一条与现存霸权国家合作共处的新路子。在美国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中美竞争态势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必须通过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化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负面效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关键在中国。因为美国作为既成大国，是既得利益者，其既有的思维方式、政策理念和行为模式不易改变。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需要以进步的理念、创新的思维、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引导、推动和塑造美国的思维、理念和政策行为。

首先，中方要在理念上发挥对两国关系的引领作用，并有效地增信释疑。尽管美国朝野对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持消极冷淡的态度，但中方一定要高举这面旗帜，强调中美利益的广泛性和深度相互依存决定了两国必须发展 21 世纪的伙伴关系，强调新型大国关系最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鉴于当前美方对我战略意图怀有很深的疑虑，中

方应强调我在力量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方针，更好地向美国阐明我在亚太的战略意图（包括我在亚太的主要利益目标、我在亚太事务中谋求发挥的作用等）以及我对亚太地区秩序的愿景（未来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形态、各主要力量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支撑地区秩序的主要机制、确保秩序运行的基本规则等）。此次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瀛台夜话”，有助于后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战略沟通，提升对话的质量和效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有可能对美国进行正式或工作访问，应该延续加州庄园会谈和北京瀛台夜话的对话模式，与奥巴马总统进行深度交流，推动其在任期内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不做或少做有损于中美关系的事。

其次，以和平、合作、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在此过程中，树立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形象，使我处理地区事务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得到大多数地区成员的认可，减少美国施展其旧思维、旧政策的空间，迫使美国不断自我调整，以更加与时俱进的和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在亚太互动。例如，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倡导建立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

联互通建设，成功展现了中国积极、负责任、建设性的大国形象，这为我设计和推进未来的亚太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三，善于发现与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点，通过不断扩大与美国的合作来克服美国亚太政策中的零和思维和对抗性倾向，使其认识到中美在亚太合作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宏观的视野看，在美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断下降和中国提供公共物品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中美在亚太合作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宽阔。

第四，妥善处理好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三大问题。处理朝鲜半岛问题要体现中国负责任的形象（既要推进半岛无核化，又要维持半岛和平稳定）。处理东海问题要体现我有理有节的形象（后发制人有理、举措适度有节）。处理南海问题要体现我爱和平、有智慧的形象（不以武力解决争端、有办法稳定南海局势并最终解决纷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要有助于塑造于我有利的地区新秩序，而不能被美国利用来巩固对其有利的地区旧秩序。

第五，要处理好在亚太与美国的博弈，必须巧妙借助中美双边互动和全球互动这两个层面的资源。双边层面主要借助经贸资源，因为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市场和对美投资；全球层面主要借助在亚太之外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因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活跃，美国在推进其相关政策议程时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注释：

¹ 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73页。

²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ward a More Robust Alliance and Greater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3, 2013,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10/215070.htm>>

³ Keynote Address by Michael Fuchs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11, 2014, <<http://csis.org/multimedia/audio-recent-trends-south-china-sea-and-us-policy-day-2-keynote-address-and-opening-remar>>

⁴ 张亦驰，“美关岛演习磨练对华空海一体战”，《环球时报》2014年9月30日，第10版。

⁵ 张亦驰，“美日再举‘利剑’欲威慑中国”，《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0日，第8版。

⁶ 例如，奥巴马在2014年4月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与中国有建设性的关系。美国与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在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美中合作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反对中国。我们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11月，奥巴马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并且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负责任作用的中国的继续崛起。我们不只是欢迎，我们还支持。”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III of the Philippines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Manila, Philippines, April 28,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benigno-aquino-iii-philippines-joi>>;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Beijing, China, November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⁷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6 页。

⁸ 笔者 2014 年 4 月访美与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的交流。参见 Cheng Li and Lucy Xu, “Chinese Enthusiasm and American Cynicism Over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December 4,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12/05-chinese-pessimism-american-cynicism-great-power-li-xu>>

⁹ John Kerry, “U.S. Vision for Asia-Pacific Engagement”, Remarks at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Hawaii, August 13,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8/230597.htm>>

¹⁰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The Economist*, August 2,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14/08/barack-obama-talks-economist?zid=311&ah=308cac674cccf554ce65cf926868bbc2>>; “奥巴马称习近平迅速巩固权力”, 路透中文网, 2014 年 12 月 4 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KCS0JI0D320141204?sp=true>>